



征 文

又忆深秋离别时

■市民政局 王永

我在铁军服役的730个日日夜夜里,有说不完撼人心魄、激动万分、毕生难忘的故事:从第一次穿上军装走进营房,到大规模军事演习、夜间荷枪实弹站岗放哨、驾驶战车拉练野营、抗洪抢险、上台领奖、当班长训练新兵、入党宣誓、别具一格地过20岁生日……但使我难以忘却又是鲜为人知的还是2003年深秋的那一天:

一年一度枫叶红,又到深秋离别时。身在军营的热血男儿们不得不再次经历这季节般准时的情感折磨。每到这时,无论你是官还是兵,无论你的意志磨炼得何等坚强,都会让它逼得交出一些眼泪,然后再被记忆的相机永远定格在人生的底片上。

树叶由绿变黄,又由黄变红,这时候连队的营区仿佛有了一种异常的感觉。

——老兵常常站在某个角落一个人静静地想着什么,很久没有修整过的树坑突然变得松软起来。

——勤务的哨声一响,肩扛各种军衔的兵就站成一排,而新兵变得更加彬彬有礼、规规矩矩。因为他们都知道,彼此在一起的时间已不多了,今后天各一方,也许终生都难以相见。

退伍的老兵都是服役期满或超期服役的战士,他们还乡,腰里没有揣着大把的钞票,粗糙的双手也没有牵上漂亮的姑娘,有的只是成熟、自信和沉甸甸的军功章。

这是一个艳阳高照却又让人伤感不已的上午,贴着大红标语的汽车耐心地等着。虽然他们的风纪扣依然很紧,但已没有了帽徽和领章。伴随着歌儿,干部开始为他们戴上大红花。这支平时听起来十分深情的歌儿此刻更让人柔肠寸断:“我的老班长,你现在过得怎么样……”这首仿佛专门为送别老兵谱写的歌曲,导火索般引爆了一片号啕,一片属于男子汉的号啕。他们紧紧地拥抱,松开,相视良久,再紧紧拥抱,让男子汉昂贵的眼泪纵横流淌,在刚毅的脸上滚动。

汽笛长鸣,老兵真的要走了。彼此眼眶又模糊起来,相互间流着泪,挥着手。站台上的行人也纷纷驻足,他们同样为此情此景而深深感动。列车的轮子缓缓前行,慢慢在人们视线中消失了,而没有消失的是在摸爬滚打、执勤站岗的日子所凝练成的足以让爱情相形见绌、令金钱无地自容的情谊。



我是一个兵

■武警鹤壁支队 田堂

时光飞逝。转眼间,从军校毕业已经两年了。但是,一幕幕往事还总是忽然间映入脑海,一下一下轻扣心扉,让我长时间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味中,久久不能自拔。

六年前,我带着满腔的凌云壮志参加了高考,毅然选择了军校,并最终如愿以偿。当时,全国12个省、市的100多名和我一样满怀豪情的年轻人,来到了上海这座流光溢彩的繁华都市,开始了即将影响我们一生的生活。

军事训练是辛苦而又残酷的。作为未来的指挥员,要求就必然更加严格。军训训练时,如松柏般挺拔的身板成为连接天地的坚强柱石;战术操练时,身上的军装和模糊的血肉已经连在了一起,使军装和我们的血肉之躯浑然一体;野外训练时,我们长途奔袭,脚上磨出了鸡蛋大小的泡,我们用针挑破后继续前进。这样的艰苦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几乎是不可忍受的,但是现在想想,军人顽强拼搏的坚强意志正是靠这样残酷的“摧残”磨炼和锻造出来的。四年军校,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们没有一个人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也没有一个人退缩,因为我们一直被“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的男儿信念所支撑!

一身相同的军装,一张张不尽相同的脸庞。四年的朝夕相处,四年的情深意长。忘不了我们处置上海市群体性涉日游行事件时,两天两夜没有合眼,没有吃饭,却为了一份盒饭推来让去,谁都不肯吃第一口;忘不了我们野营综合演练时,有人筋疲力尽,战友们轮番背着,说出“是兄弟就要一起走向终点”的深情话语;忘不了我们参加武警部队成立20周年大阅兵时,在激动和兴奋时许下的20年后还在此地相会的诺言;忘不了我们一起对酒当歌,共抒少年意气的张狂;也忘不了我们毕业时,相拥在离别的车站,全然不顾身上的军装,终于大胆地让眼泪纵情一流。各种场景,构成了一幅幅让我们魂牵梦萦的画卷。

毕业分配到鹤壁,和我现在的战友们一起,担负着维护鹤壁繁荣稳定、为鹤壁市社会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和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神圣使命。工作之余,也难免会经常想到军校那四年的风风雨雨,那四年的点点滴滴。同时,也会对我的家人、对我的亲朋、对我的那个她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很多时候的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在默默承受,独自承担。但是看到鹤壁市人民群众幸福祥和地生活着,我又感到无比的骄傲和欣慰。因为,我是一名军人,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老杜、明乾、淮宾、奎印及诸位战友:

再过几天,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也就是说,我们即将迎来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的大喜之日。说心里话,我作为一名有着37年军龄的老兵,此时此刻,激动和自豪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的这种激动和自豪,其实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因为部队,同样也是因为我们、因为你们、因为咱们这些昔日的战友和兄弟。

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和岁月的感动,更或许是对青春的留恋和对部队的热爱,一段时间以来,我时常会回忆起你们,回忆起往事,回忆起当年我们在连队的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尽管你们返回家乡已经30多年了,也尽管你们在新疆部队服役只有几年的时间,但是,每当有机会在一起回忆起当年点点滴滴的连队往事时,大家仍然都是心潮澎湃,仍然是热血沸腾,甚至仍然都会泪流满面。

“18岁,18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章映红了我开花的年岁……”虽然,这首军旅歌曲是在我们入伍几十年后才创作和传唱开来的,然而,它却已然也是我们当年参军入伍时真实心情的写照(当时我只有15岁)。

记得我们到新疆的时候正是冰天雪地的季节。一下火车,新疆的寒冷就把小小心纪的我给冻住了,吓住了和震住了。尽管我在家乡的时候,也经过冬,也见过雪。但是,家乡的冬天与新疆的冬天无论怎样也不在一个等量级上。不知老杜还记得否?当时你和

刻都有与你患难与共的兄弟……

虽然你们离开新疆已然是3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相信咱们所有的战友,谁都不会忘记那个叫做冯家海子的地方(前几天我还在《新疆日报》发表了怀念冯家海子的文章)。尽管那时在我们驻地附近的这个冯家海子,若在咱们家乡,它可能算不上是什么景色(就像我们家乡的一片大水洼)。然而,当年它对我们部队的战士们而言,这里虽不比苏杭,但也好似天堂。毕竟在到处是盐碱、四周多荒凉的我们部队驻地,有如此一处水波荡漾、芦苇片片,并且还时常可见有野鸭子在水面上自由自在游荡的景点,也足以说是令战士们日夜向往的地方了。但是,当年紧张的连队生活、严格的部队纪律和繁重的训练任务,都使我们经常到冯家海子去松弛身心、放飞心情的想法成为一种奢望。

不过,我当年应该说还是十分幸运的。

当兵的头一年,我们团里成立了篮球队,刚刚入伍的老杜、大龙、老单和我都被选中。说心里话,当兵前在学校就是篮球高手的老杜、大龙入选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的人选则是连我自己都感到十分意外了。因为,从前在家乡的时候,我都是在球场上看老杜、大龙这些大哥哥打球的,到部队后我居然可以和他们在球场上并肩作战,这不能不让我有些喜出望外。然而,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那时我们球队每天早上都可以到冯家海子边跑步(这在连队是不可想象的)。在这里我们得到的不仅是一次体能的锻炼,更重要的还是一

“八一”的祝福

——一封来自新疆部队的信

韩军兄曾逗我说:“新疆的冬天若到外边去解手,你必须带根小棍,一边解手,一边敲打。否则,解完手就会被冻住了。”后来一直牢记着兄长“忠告”的我,第一次到外边解手的时候,的确是认真地随身带上了一根小棍。当时和我同行的一个老兵见此十分诧异,待问明原因后,他也不由得哈哈大笑了起来。

毋庸讳言,当年的新疆是艰苦的。而且,那种艰苦的程度可能也是现在的年轻人所无法想象的。然而,有的时候,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容易获得快乐。

当年因为我们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初到之时既无营院,又缺营房,各连队只能分散居住在据说曾经是鸡场的破旧房子里,不仅如此,在训练之余,我们还要自力更生地养猪种地。所以,那时我们都戏称自己是当的“庄稼”兵,住的“飞鸡”场。

明乾大哥可能最清楚,当年我们在侦察班当新兵的时候,年龄最小的我最害怕紧急集合。碰巧那时又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特殊时期,连队天天的战备教育、夜夜的紧急集合,叫人紧张得喘不上气。有的时候,我们班甚至一晚上可以搞5次紧急集合。那时,我们全班都是睡在一个人挨人的大通铺上,一遇上紧急集合,黑灯瞎火中(紧急集合不允许开灯)在大通铺上打背包,每次手忙脚乱的我不是头碰上了别人的屁股,就是别人的屁股碰上了我的头。而最终待我连滚带爬地跑出去时,全班的人早已集合完毕。然而这并没算完,随后全副武装在齐膝深的雪地里急行军,更是跑得我稀里哗啦,狼狈不堪。令人特别感动的是,每至此时,我的战友们(尤其是明乾和长山两位兄长)都会帮我扛枪的扛枪,携扶的携扶,最终,我也是和大家一起手拉手并肩地返回驻地。

当然,在事过30多年后,我又一次回忆起这段在部队的艰苦岁月时,内心里已完完全全是充满着甜甜的滋味了。说心里话,如今我们在席梦思上是绝对体会不到当年在大通铺上的那种幸福了。因为,那时在你身边,每时每刻都有与你心心相印的战友,每时每

次心情的放飞。尤其记得当时冯家海子对面住的是农六师文工团,每天清晨,有不少青年男女演员也总在海子那边练功、练声,晨曦初上,碧波荡漾,一水两岸,歌声相闻。那时候的每一天,我都觉得煞是热闹、煞是美妙、煞是令人心旷神怡。

实事求是讲,如果没有我在团篮球队的那次机会,我也不可能在后来走向全军、全国的赛场。如果没有老杜、大龙、老单他们在球队对我这个小队员各方面的关心照顾,也不可能有我今天所获得的一切。这也绝不是我的客气话,而是我的心里话。其实,在我一个人留在新疆的这风风雨雨几十年里,我的精神世界中是有着一种责任和支撑的。而这其中最最重要的责任和支撑,当然是因为我们这支光荣的军队和你们这些昔日的战友。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不会感到后悔”。其实,只要是穿过军装的人,无论身在何处,也无论从事什么,更无论是否相识,一提到部队,大家都是战友。一谈起军营,大家就是兄弟。虽然,你们离开部队,离开新疆,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但是,我相信,你们从未曾忘记过部队,也从未曾忘记过新疆。因为,我们的激情曾在这里燃烧,我们的青春曾在这里飞扬,我们的生命曾在这里闪光。所以,这里不仅已经成为了我们记忆的一部分,而且已经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弹指间,我们就要迎来建军八十周年的日子了。此时此刻,我——一个你们远在新疆和部队的战友、兄弟,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家乡所有当过兵的战友和兄弟致以一个最崇高的军礼。我还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这里的战友没有忘记你们,我们新疆的这块土地也不会忘记你们。

最后问候诸位嫂子及在外地的韩军、老单建军节快乐!

郝洪山

2007年7月16日

